

十九世纪末美国提倡的“泛美主义”剖析

王晓德

19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开始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与之相适应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地理上邻近的拉丁美洲。当时美国打出了“泛美主义”的旗号，目的就是要把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势力从拉美排挤出去，使“美洲成为美国人的美洲”。“泛美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进入一个新阶段。

泛美主义的思想渊源

历来对“泛美主义”的解释虽然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把“泛美主义”与玻利瓦尔提倡的大陆团结思想混为一体，认为前者就是后者的初期阶段，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美国许多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以这种观点来掩盖“泛美主义”的侵略本质，给其披上一层迷人的面纱。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提倡的“泛美主义”和玻利瓦尔的大陆团结思想以及在此之前拉美国家为了实现这一思想而做出的实际努力根本就不啻天渊。威廉·福斯特在其所著的《美洲政治史纲》中说：“从历史上来讲，泛美主义包括两种相互敌对的因素：第一种是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与南北美洲各国人民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的努力，这个斗争得到了美国和加拿大民主力量的支持；第二种是美国掠夺性的资本家集团企图利用泛美主义作为称霸西半球的有力工具所作的努力。”^①指出了它的扩张主义性质。

美国在建国之初，从其经济发展和其自身的安全考虑，就怀有把整个拉美变为自己附属国的设想。许多独立战争期间杰出的领导人都不乏这种思想。早在1786年，杰斐逊就说：“我们联邦必须看作一个巢窟，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向整个南北美洲移民。”^②同一时期，富兰克林号召吞并“魁北克、圣约翰、那佛斯科里亚、百慕大、东西佛罗里达和巴哈马群岛”，认为这对美国安全是“绝对必要的”^③。1800年杰斐逊总统写道：“我们认为它们（指古巴和墨西哥）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是相同的，我们共同的目的应该是从本半球排除一切欧洲影响。”^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人还想联合中美洲和南美洲成为一个“绝大的美洲体系，超过了一切横贯大西洋势力的影响，而能操纵新旧大陆的关系。”^⑤早期鼓吹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还有一个亨利·克莱。此人曾为美国参议员，众议院议长，以后又出任美国国务卿。他在第二次英美战争结束不久，就向国会提出了所谓的“美国体系”的理论，目的就是通过实行保护关税制，发展国内市场，使美国摆脱在经济上依赖欧洲市场的情况，然后逐步用美国商品来排斥欧洲各国的势力，为美国日后取得拉丁美洲经济上的合作，形成美国在西半球的“领导”地位奠定基础。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克莱就坚决反对美国在1817年宣布奉行的中立政策，当美国政府在承认南美洲独立国家问题上犹豫不决时，他在众议院发表演说，鼓吹立即承认，认为这是扩大美国影响的大好时机。他在1818年3月25日的演说中指出，“毫不怀疑，西班牙美洲一旦独立，不管在什么地方建立什么形式的政府，这些政府必须为一种美洲感情所鼓舞，受美国政策的保护。”^⑥“它们将服从新世界体系的法规，并且由于与欧洲体系完全不同，它们将成为新世界体系中的组成部分。”^⑦这样克莱就把原来的“美国体系”发展成为囊括两半球所有国家的“美洲体系”。他出任美国国务卿后更使“美洲体系”的表述具体化，声言它“将是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整个拉丁美洲都要和它一起行动”^⑧。这些早期的美国政治家虽有吞并整个美洲之野

心，但美国却不存在实现这种野心的物质条件，因此并没有把这些扩张思想大规模地付诸于行动。

1823年门罗主义的出现与这种扩张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门罗在发表宣言之前，曾经征求过前总统杰斐逊的意见，杰斐逊在给门罗的复信中说：“我们首要的基本箴言应当是：决不把我们自己卷入欧洲的纠纷中，其次是决不许欧洲干涉大西洋这边的事情。美洲……有它自己的制度，与欧洲制度完全不同。”^⑨在门罗主义制定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人物约翰·昆西·亚当斯是一个著名的扩张主义分子。他在1823年4月28日给美国驻西班牙公使的一封外交信件中指出：“这些群岛（古巴和波多黎各）从它们的地理位置来看是北美大陆的天然附属品，其中一个岛屿（古巴）几乎在我们海岸上可以看到。从多种因素考虑，它已成为对我们联邦的商业利益和政治利益起极为重要作用的目标。……古巴与我们联邦共和国合并对联邦本身的延续和完整将是必要的。”^⑩至于南美洲，由于地理条件和国力所限，美国此时对之鞭长莫及，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亚当斯看到美国将来势必干涉这一地区的事务，所以坚持“美国不应该放弃其未来行动的自由，……而应该奉行一项能适应任何突然事件的灵活政策。”^⑪福斯特认为“这就是制定门罗主义背后的动力。”^⑫因而门罗主义就是在此之前美国历史上的扩张思想的延续，“门罗政策背后的真正目的奠定了美国在该大陆的霸权”^⑬。诚然我们也不否认门罗宣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构成其基础的“美洲体系原则”也就成为美国日后实现独霸西半球的指导思想。因此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打起“泛美主义”旗号与玻利瓦尔提倡的大陆团结思想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美国历史上的扩张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由门罗主义中的美洲体系原则发展而来。而后者则是拉美国家在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严格区别二者本质的不同，不要混淆了它们的界限。

推行“泛美主义”是美国经济膨胀之所需

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在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⑭在这一时期，西部广大地区得到开拓，欧洲移民大批流入，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各地区联结起来，形成了任何其它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可比拟的广阔而统一的国内市场，美国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经济革命”时期。

工业的高涨首先开始于大规模的铁路建筑，这是适应开拓西部土地和在政治上、经济上把东部同西部各州联结起来的需要。政府为了鼓励私人修筑铁路，不惜重金，规定每修筑一英里铁路，拨给铁路公司路线两旁各10英里的土地，并发给每英里约1.6万美元至4.8万美元的补助金。在这种奖励制度的刺激下，美国私人投资修建铁路成风。“1865年美国有铁路线3.5万英里，在此后的8年间，国家铁路线翻了一番。从1874年到1887年，大约又铺筑了8.7万英里长的铁路。”^⑮大规模的铁路修建，直接带动了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新的工业部门开始先后出现。自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发现第一个油田后，又陆续在俄亥俄、印第安纳、西弗吉尼亚、堪萨斯、加利福尼亚、田纳西和得克萨斯等州发现了新油田。1880年第一个发电厂建成，以后电动机就很快在工业中得到普遍的应用。1859年美国工厂数为14万个，生产品总值为188600万美元，到1889年，工厂数增加到35.5万个，生产品总值为937200万美元。19世纪80年代美国的工业生产量赶上了英国而居世界第一位。到了19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工业生产总额占全世界的31%，而此时英国占22%，法国为8%，德国为14%。这种迅速膨胀的经济不仅为美国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且也为其推行全面扩张政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后盾。

1879年，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垄断组织在美国出现。这就是洛克菲勒组织的美孚石油托拉斯。美孚石油公司在1870年成立时只有资本100万美元，仅仅经过9年，其名义资本已多达7000万美元。当时它兼并了其他14家大石油公司，并控制了另外26家石油公司的多数股票，从而把美国石油生产的90%集中到自己手中。它还掌握了产油区的各大铁路，修建了四通八达的输油管，建立了拥有上百艘轮船的海上运输船队。美孚石油托拉斯的建立开了风气之先，随后托拉斯在美国各行业中蜂拥而出。托拉斯

的出现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发生了重大影响。

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日感国内市场不足。纽约一家银行信托公司说:“我们工业的永久繁荣必须依靠着我们的出口品都能找到销售市场。”^⑩“泛美主义”的出现正是应美国经济迅速膨胀之所需,目的就是把欧洲国家排挤出西半球,使拉美国家完全成为自己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给地。墨西哥国立大学教授阿隆索·阿吉拉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当美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出现不足和利润率开始下降时,当强大的工业托拉斯、采矿业和铁路业以及银行业要求新的势力范围时,当政府开始与陈腐的欧洲制度的力量战斗时,泛美体系也就应运而生了。”^⑪

“泛美主义”是门罗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美国在这一时期推行“泛美主义”是以1889年10月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为标志。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推行门罗主义的结果。

门罗总统1823年12月发表的年度咨文标志着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形成。其内容简言之,就是不许欧洲国家染指美洲,因为“同盟各国的政治制度本质上和美洲不同,这种不同产生于它们各自不相同的政体”。^⑫以后无论美国怎样改变其对拉美的政策,但万变不离其宗。

门罗宣言发表后的二十余年间被美国史学家称为“停滞时期”^⑬,按照他们的描述,门罗提出的诸原则在这一期间“几乎完全被抛诸脑后了”^⑭。的确,门罗主义在这一时期的美国外交事务中几乎是无所表现的。当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等国遭到欧洲国家侵略,并根据门罗主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时,美国全都置若罔闻,正如伯明斯在《美国对拉丁美洲的政策》中所说的那样,“好象门罗主义从来就没有存在过。”^⑮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美国在门罗宣言发表后的二、三十年间,主要精力用于开拓西部新疆域,开发本国资源,发展国内经济,扩大国内市场,对外事务的重视程度也就相对减弱,尤其是所卷入的事件本身对美国无大利可图时更是如此。其次,美国实力不足,经济力量有限,如果与欧洲国家发生冲突,则很难与之抗衡。就连美国史学家也承认,门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依靠着美国能够支持它的力量而定。”^⑯第三,国内的某些政治派别尚未对门罗主义在美国外交事务中的重要性认识清楚,因而门罗主义有时也会随着总统的更替而呈现出不同的“命运”。例如杰克逊入主白宫后,“采取孤立主义的态度,排除与拉丁美洲的合作。”^⑰当然美国力量的不敷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

从40年代中叶开始,门罗主义又重新出现在美国对拉美的外交政策之中,并且不断赋予新的内容,地位开始有了显著变化。在这一时期,门罗主义多次被美国援引反对欧洲国家对美洲事务的干涉。波尔克1844年当选为美国总统后,首次将门罗主义付诸实践。1845年,美国因俄勒冈问题与英国发生冲突,波尔克总统于同年12月2日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重申“门罗主义”的不殖民原则,“如果任何欧洲国家试图在北美建立任何新的殖民地,那末这一原则将以大为增强了的力量加以应用。”^⑱1848年,当墨西哥的尤卡坦有落入英国之手的危险时,波尔克在4月29日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尤其强调了门罗宣言中的美洲体系原则,“我们将把欧洲国家把它们的政治制度扩展到西半球任何地区的企图,看作是对我们的和平与安全都有危害的。”^⑲布坎南总统在1858年和1859年两次建议以门罗主义和睦邻的名义占领墨西哥。他在1859年的年度咨文中说,墨西哥是“一艘在海洋上漂泊无定的失事船只,……做为一个友好的邻国,我们不应该向她伸出援助之手以解其于危难之中吗?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其他国家这样做也不会使人感到意外,这样就会最终迫使我们为了维护我们的既定政策,在困难日增的情况下进行干涉。”^⑳1861年3月,西班牙政府宣布合并多米尼加。4月2日,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就对西班牙驻华盛顿的公使说:“总统将不得不把这种行动视为对美国不友好的精神表现,并且将不得不采取迅速而坚决的措施,如果可能的话,进行有效的抵抗以回击这类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美洲大陆的任何地区或岛屿进而做出的冒险之举。”^㉑1861年底至1862年初,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军队相继在墨西哥的韦腊克鲁斯登陆,美国认为这是对门罗主义的直接挑战,西华德随即进行了坚决抗议。英、西由于与法国有矛盾,所以在四月份就撤兵了,法国仍然借美国内战之机,有恃无恐地继续

干涉墨西哥。内战结束后，西华德遂于1866年2月向法国提出最后通牒，并陈兵5万于墨西哥边境，终于强迫法国撤军。格兰特入主白宫后，更把门罗主义向前发展了一步，他把美国1811年所宣布的不转让原则正式包括在门罗主义之中。他在1870年5月31日致国会的特别咨文中说：“门罗总统颁布的原则已经得到各个政治派别的承认，我现在认为，宣布同一重要原则的时机已经来临，这一原则就是本大陆的所有领土将不被视为是转让给欧洲国家的对象。”^{②8}门罗主义在这一阶段交上好运并非偶然，这是美国经济发展和力量强大所致。但是美国这一阶段的外交重点是放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对南美洲，美国此时仍是力所难及，甚至“为了在北美洲实行门罗主义，不得不在南美洲放弃了门罗主义”^{②9}。英、法、德等国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力量相当大，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贸易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以阿根廷为例，1889年，美国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额接近1500万美元，但是同一年，阿根廷与英国的贸易额超过了8100万美元，与法国是5500万美元，与德国是4200万美元，与比利时是2700美元^{③0}。这种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其他南美国家。美国要从经济上控制拉丁美洲，就必须首先排除掉欧洲势力。如果美国仅仅限于执行“门罗主义”，则很难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大多数拉美国家已经感到“门罗主义是一种自私的政策，是以美国的这种欲望做为基础，即排除欧洲国家干涉西半球的政治事务恰恰是为了自己能够得到更好的机会照此方法去行动。”^{③1}因此美国就需要采取更为隐蔽和更能迷惑人的形式，把门罗主义溶于泛美主义之中，以前者为实际内容，以后者为表现形式，这对美国来说，真是“恰到好处”。美国国务卿布莱恩就是“第一个认识到需要进行政策改变的人”^{③2}。只有这样，美国既可消除拉美国家的“恐美症”，又可把它们“堂而皇之”地拉入以自己为首的西半球“安全体系”之内，共同实现门罗总统提出的原则。在布莱恩的积极活动下，第一次泛美会议终于在1889年在华盛顿召开了。布莱恩早就公开表明召开这次会议的两个目的，“其一是带来和平，防止未来在南北美洲发生战争；其二是与所有美洲国家谋求友好的贸易关系，……使美国的出口贸易大为增加，因为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有力量与欧洲工业国家竞争。”^{③3}显而易见，这些感人的辞令背后隐藏着美国觊觎整个美洲大陆的经济和政治领导权的野心。因此，“泛美主义”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门罗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的发展，是美国欲要控制整个拉美的一种新的外交策略。美国历史学家贝米斯就曾明确道出了美国召开这次泛美会议的真谛：“这个会议的主要动机是美国商业的扩张。布莱恩用什么友谊、仲裁、和平以及推动新世界美洲各国的一般幸福等等雄辩的话语，以把主要目的隐藏起来。”^{③4}

“泛美主义”的本质剖析

“泛美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89年9月27日的《纽约晚间邮报》上，随后就被当时在华盛顿召开的第一届美洲国家会议所使用。美国为了掩饰“泛美主义”的侵略实质，把“泛美主义”说成是：“新世界人民渴望或趋向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合作的纽带，促进南北大陆国家之间得到真正的理解与和睦的密切关系，并且永远共同行动反对欧洲国家在美洲领土上的优势和影响。”^{③5}但是无论美国把“泛美主义”打扮得多么迷人，其实质依然是要把美洲变为“美国人的美洲”。具体表现在：第一，美国通过泛美会议，在组织上对拉美国家加以控制，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二，在经济上就是要拉拉美国家给美国以特惠权，布莱恩在第一次泛美会议上竭力促成所谓的“关税同盟”其目的也就在此。第三，在对外关系上力图联合美洲其它国家共同排除欧洲势力，以便使拉美成为美国的附庸。“泛美主义”的实质内容都可以在门罗主义中找到雏形。门罗主义只是美国单方面对欧洲国家在美洲地区采取的政策对抗，而“泛美主义”则是美国企图使拉美各国与自己配合起来，把单方面的对抗变成整个半球的行动，更为有效地排挤外来势力。美国有的史学家对此并不讳言，劳埃德·米查姆在其所著的《美国与拉美关系的观察》一书中说：“曾经称作‘泛美主义’的美国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合作政策真正始于门罗政府时期，因为‘泛美主义的各种方法都可追溯到1823年的门罗主义’；这种说法也是很有道理的。”^{③6}门罗主义、“泛美主义”是不是与拉美国家在19世纪早期举行巴拿马会议或中期提倡团结合作共同对付欧洲的政策相一致？回答是否定的。拉美国家反对外来干

涉，是包括反对美国干涉在内的政策，是为了捍卫民族独立，防止国家主权再次落入他国之手，重蹈殖民之苦；而美国反对欧洲干涉则是想取欧洲地位而代之，名义上是维护西半球的和平与安全，实则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最终把拉美各国变成自己的附属国。“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提倡的泛美主义是与它作为世界强国出现密切相关，尤其是与决心建立对拉丁美洲的霸权密切相关。”^⑦但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并不总是简单地表现出美国对拉美赤裸裸地干涉，“泛美主义”有时也的确曾为西半球的发展与安全起过某些影响，这就是它的“高明”之处。因此可以说“泛美主义”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二重性，它既反映了美国对拉美的侵略关系，又反映了美国和其它拉美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列强争夺拉美的矛盾关系，前一种关系反映在“泛美会议”上就是拉美国家对美国的反抗，后一种矛盾则会使美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拉美国家做出某些让步，这两种关系交织在一起，有时就把美国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掩盖在这种“团结”的假象之下。

注：

- ①②③④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版 第331页、333—334页、336页。
⑤⑥转引自《国际关系史》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 第56页、55页
⑦⑧斯科特·尼尔林等：《金元外交》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31年版 第285页、295页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劳埃德·米查姆：《美国与拉美关系的观察》纽约1965年版 第35页、55页、57页、57页、93页、85页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塞缪尔·弗拉格·贝米斯：《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一种历史的解释》纽约1943年版第41页、64页、98页、98页、110页、108页、117页、101页
⑵⑶⑷⑸阿隆索·阿吉拉尔：《泛美主义：从门罗到现在》英译本，纽约1968年版 第28页、24页25页、38页
⑹⑺格雷厄姆·斯图尔特：《拉丁美洲与美国》新泽西1975年版 第319页、120—121页
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42—843页
⑽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等：《美利坚合众国的成长》下卷，纽约1980年版第31页
⑾转引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 第223页
⑿参见哈罗德·彼得森：《1810—1900年的阿根廷与美国》纽约 1964年版 第222页
⓫詹姆士·布莱恩：《政治讨论》康涅狄格1887年版第41页
⓬塞缪尔·弗拉格·贝米斯：《美国外交史》纽约1938年版 第738页
⓭塞缪尔·盖伊·英曼：《泛美主义中的问题》英国1926年版 第220页
⓮戈登·康内尔一史密斯：《美国和拉丁美洲：美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伦敦1974年版第107页

“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青岛召开

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历史研究》编辑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的“纪念‘七七’抗战5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7月25日至31日在山东青岛召开。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董谦，以及全国各高等院校、各社科院教学研究人员共135人。我校学报副主编曲家源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论卢沟桥事变的起因》。历史系讲师李茂盛在华北区和中直系统大组会上以他的论文《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的》为题作了中心发言。他们二人的观点均得到学会会刊的重点介绍。

(李晓林)